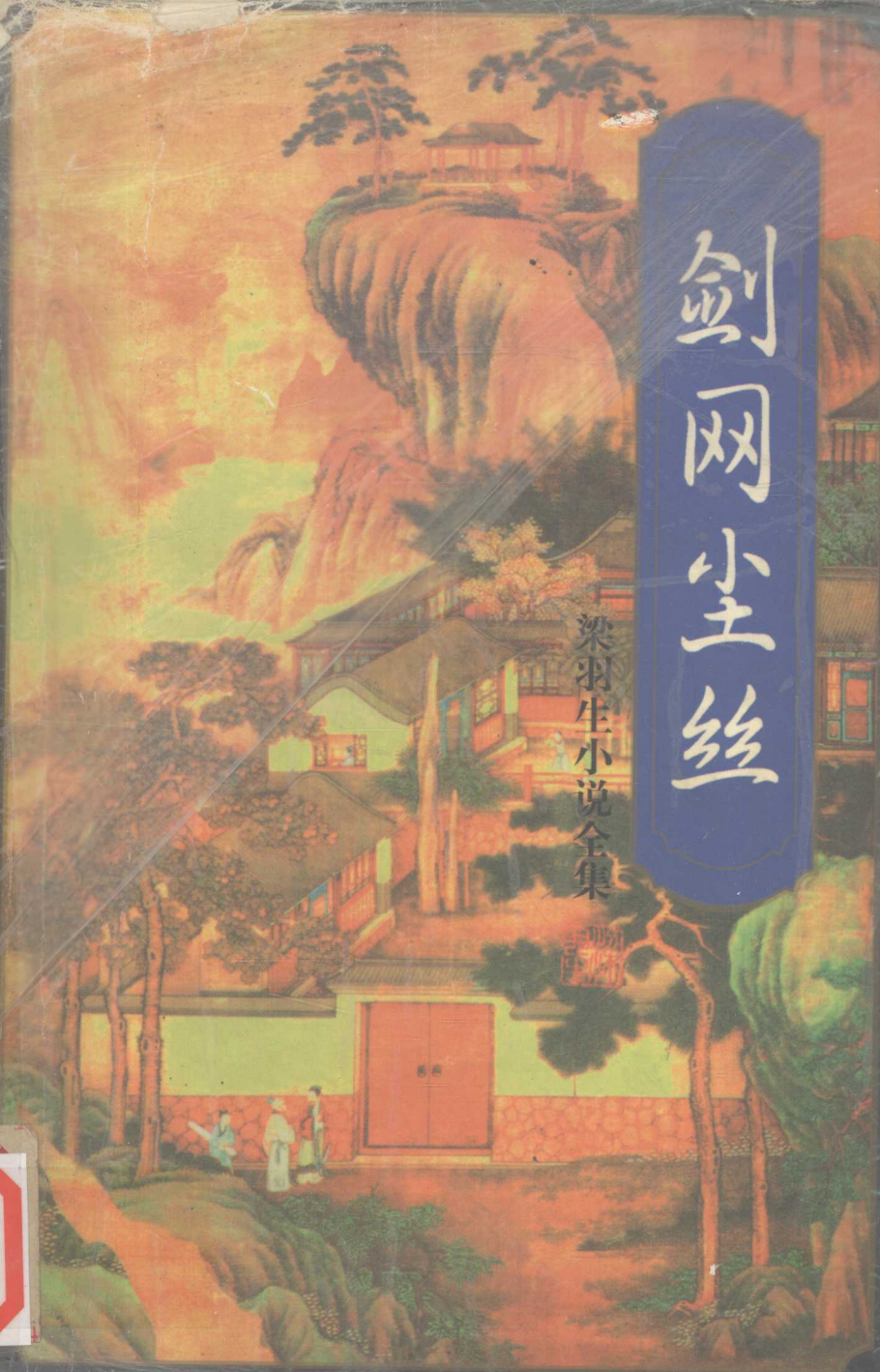


剑网尘丝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剑网尘丝
(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网尘丝 下/梁羽生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 3

(梁羽生小说全集; 74)

ISBN7-80521-654-1

I. 剑…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 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州购书中心经销

(广州市天河路 123 号, 邮编: 510620)

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068 毫米 32 开 30 印张 71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50 元 (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下)

第十三回	忍陷火坑 拒婚受辱 忽来侠士 惩恶扶危	635
第十四回	孽债难偿 不分皂白 前缘未证 难说恩仇	672
第十五回	陷阱自投 甘为宰割 良知未泯 肯作帮凶	725
第十六回	仗势欺人 膏粱劫美 佯狂玩世 侠士惩凶	793
第十七回	慧剑难挥 但凭幻剑 芳心何托 仍鼓雄心	817
第十八回	剑网纷张 原如世网 尘丝难断 未了情丝	901

第十三回 忍陷火坑 拒婚受辱 忽来侠士 惩恶扶危

进 退 两 难

汤怀远道：“这里不是谈话之所，请随我来。”假山洞里有条地道，通往一间密室，汤怀远带领楚劲松进入密室，这才告诉他的道：“飞天神龙恐怕已经来到京师了！”

他以为楚劲松听到这个消息，纵然不是大吃一惊，也会变了面色，那知楚劲松仍是神色如常，毫无反应。

汤怀远怔了一怔，继续说道：“这消息是剪大先生派人暗中通知我的，据说飞天神龙昨天曾在西山出现。虽然还不敢断定是他，但是他的可能性十分之大！”

楚劲松仍然没有搭话，只是淡淡说道：“是他又怎样？”

汤怀远道：“若然证实是他，当然是要老兄出手了。”

汤怀远又道：“新来的齐先生的武功虽然高强，毕竟是初相识的朋友。他曾与舍弟有言在先，此次他只是为了想见识飞天神龙的武功而来，是否出手，要凭他高兴。他说，倘若他看出飞天神龙的武功与他相差太远，他就没兴趣出手；但倘若比他高出很多，他又不肯出手的。”

楚劲松笑道：“要找到一个武功刚好和他不相上下的人，可就难了。”

汤怀远道：“是呀。而且他出手的目的也和咱们不同。用他的话说，他只是想见识飞天神龙的武功，不想卷入漩涡。但你知道，剪大先生和徐大侠则是希望咱们能替武林除害，杀了飞天神龙的！”

楚劲松道：“人各有志，咱们也不能勉强他替咱们去出死力！”

汤怀远道：“还有一层，他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人，有些事情，恐怕还不能告诉他。比如说飞天神龙藏在西山的消息，我就未便敢告诉他。”

楚劲松道：“你疑他是替飞天神龙来卧底的吗？”

汤怀远道：“料想不至如此。但防人之心则不可无。再说，倘若他只是泄漏出去，也会误事的。总而言之，他只是一枚非到不得已时不能运用的棋子！”

楚劲松道：“那么就不必再谈他了。你只说你们希望我怎样做？”

汤怀远道：“剪大先生请你我二人明日到穆统领府中商议，依我看恐怕他要你第一个出手！”

楚劲松道：“明天我与齐大圣有个约会。”

汤怀远道：“我知道。但这约会不过是拜访性质，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

楚劲松道：“不错，他是这样说的。但我瞧他神气，恐怕还有别的事情。”

汤怀远道：“如何对付飞天神龙，是目前的大事！什么事情都不会比这件事情更为紧要。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陪他去拜

访你，即使他有别的事情要谈，中午之前也可谈完了，剪大先生的约会是在正午，我猜他很可能请你下午就去西山打探虚实。你可得先有个准备才好！”

楚劲松道：“准备什么？”

汤怀远小声说道：“楚兄，咱们是老朋友，我知道你和剪大先生是过命的交情，但这个秘密我若不告诉你，我觉得对老朋友不住！”

楚劲松怔了一怔，道：“什么秘密？”

汤怀远的声音更小了：“这秘密是关于飞天神龙的身份，你不必问我是从那里打听得来，总之不会骗你！”

他们是在密室私谈，但当汤怀远说到“飞天神龙的身份”这句话时，好像还在害怕隔墙有耳似的。

楚劲松笑道：“你我相交多年，我几曾不相信你的说话。但你尚未说出他的身份，怎的就这样紧张？”

汤怀远道：“你不要笑我紧张，他的来头当真是非同小可！”顿了一顿，缓过口气，这才继续说下去：“你猜飞天神龙是什么人，他，他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的徒弟！”

楚劲松笑道：“你给齐燕然的名头吓住了吗？不过，你这消息未必确实。”

汤怀远道：“你因何这样说？”

楚劲松道：“据我所知，刘燕然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徒弟，儿子和徒弟都已死了。”

汤怀远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飞天神龙就是他那个已经死了的姓卫的徒弟的儿子，在齐家长大的。名义上齐燕然是他的师祖，实际却是齐燕然亲手教出来的徒弟！正因为他的儿子和徒弟都已死了，他最疼爱这个徒孙！我不敢劝你临阵

退缩，但也不敢鼓励你去打头阵。”

楚劲松笑道：“我知道，倘若我打头阵，不论结果是否杀掉飞天神龙，齐燕然是决不会放过我的了。甚至他不仅要杀我替他徒孙偿命，还要祸延我的家人呢。”

汤怀远道：“是呀，所以我不能不告诉你，请你自己决断。”

楚劲松不置可否，只微笑问道：“那你又作何打算？”汤怀远眉头深锁，低声说道：“实不相瞒，我也感到为难！本来为朋友不辞两肋插刀，但、但、但……”

楚劲松道：“汤兄有何难言之隐，若是不便说的——”

汤怀远一咬牙根，终于说了出来：“楚兄，我与你情如手足，另外一个秘密，我也告诉你吧。我虽然高攀不上齐燕然，但也是有过一点交情的朋友！最少，他是把我当作朋友的。”

楚劲松道：“原来如此。两方面都是朋友，怪不得你为难了！”

汤怀远继续说道：“他那个姓卫的徒弟，生前和我交情更深。你知道他这徒弟是怎样死的吗？”

楚劲松道：“不知道。”

汤怀远几乎是咬着楚劲松的耳朵说道：“他这徒弟名叫卫承纲，是一个反清帮会的重要人物。被八名大内卫士围攻，他杀尽敌人之后，本身也受了重伤，没几天也死了。”

楚劲松道：“如此说来，飞天神龙倒是反清义士的后代呢，怎的却会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大魔头？”

汤怀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道：“你知道干我们镖局这行，是必须交游广阔，黑道白道都要卖交情的。何况我这镖局又设在京师，当然更加不能避免和官府往来。但说句心底的话，我还是比较同情反清的义士的。”

楚劲松道：“这点，我和你一样。如此说来，你是不想插手

此事吧？”

汤怀远叹口气道：“为难之处就在此了，若论交情，我和剪大先生的交情比起和齐家的交情深厚得多，这次邀请各方朋友帮忙对付飞天神龙的英雄帖，就是由我和剪大先生与徐中岳一同具名的，你说我怎能中途退出？”

楚劲松道：“你和他们联名发出英雄帖之时，是尚未知道飞天神龙的身份的。按说中途退出，也不能算是失信于人！”

汤怀远苦笑道：“楚兄，你是懂得世故的老江湖，怎能说出此话？徐中岳要向飞天神龙报仇！这件事是有穆统领替他撑腰的。即便我可以不顾剪大先生的交情，但若穆统领问我因何退出，我怎生回答？”

楚劲松道：“这可真是为难了！但事情已逼在目前，你总得有个主意才好！”

汤怀远皱眉思索，半晌，仍是苦笑说道：“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只能求教于你。”

楚劲松道：“急切之间，我也想不出好主意。不过——”

汤怀远道：“不过什么”

楚劲松道：“我倒想问你另一件事情。”

汤怀远道：“请问，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楚劲松道：“剪大先生知不知道你和齐燕然相识？”

汤怀远道：“不知。”

楚劲松再问：“依你看，那个齐大圣的武功是否齐家的武功？”不用画蛇添足，他所说的“齐家”，指的自是号称“武林第一家”的齐燕然这一家了。

汤怀远恍然大悟，笑道：“敢情你怀疑那齐大圣是和齐燕然有关的家人么？”

楚劲松道：“我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不过齐大圣的武功如此深不可测，我实在不能不有一点怀疑。纵然他不是齐燕然的家人，说不定也曾得过齐燕然的传授。”

汤怀远笑道：“我对齐家的武功，知道得恐怕比你还少！”

楚劲松怔了一怔，说道：“那怎么会？你和他是朋友——”

汤怀远道：“他是把我当作朋友。但在我来说，我只能说是和他相识而已。而且只是见过一面的。”接着他把怎样与齐燕然相识的经过说了出来。“就是他那徒弟卫承纲出事那年，他曾经来过一次镖局，打听他徒弟消息。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居然能够信任我，向我打听消息。就凭这一点，我已经是不能不感激他了。”“那次我对他毫无帮助，他的徒弟惨死的消息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知道之时，料想他亦早已知道了。有一个未证实的消息，听说卫承纲身受重伤之后，仍然去找师父，他是死在师父家中的。”

楚劲松道：“如此说来，飞天神龙想必就是那次由他的父亲带往齐家的了。”

汤怀远道：“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飞天神龙确实是在齐家长大的。”说至此处，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倒是希望飞天神龙当真是像徐中岳他们说的那样，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否则我替徐中岳来对付他，那就更对不起齐燕然了。”

楚劲松默然不语。汤怀远道：“你想什么？”

楚劲松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汤怀远怔了一怔，说道：“你的意思可是认为飞天神龙并非如人们所说那样坏么？不知你是何所见而云然。”

楚劲松道：“我这只是偶然的感触。这感触是刚刚听了你说的那段有关齐燕然的故事而引起的。齐燕然不是给许多人说成

是行为乖谬，不近人情的老怪物么？但在你所说的那段故事中，他却似乎也有古道热肠的一面呢。以此例推，焉知经他亲手调教出来的飞天神龙不也有好的一面？”

汤怀远沉默半晌，说道：“可惜这‘人言’，不是普通的‘人言’，而是剪大先生说的。”

楚劲松忽地说道：“你觉不觉得剪大先生好像和以往有点不同？”

汤怀远睁大眼睛，说道：“我，我没想过。噢，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他真的好好像和以往有点不同了。但怎样不同，我又说不上来。”

楚劲松道：“我就有一点想不通，想不通他为什么和徐中岳这样要好。不错，徐中岳是众口交誉的中州大侠，手段阔绰比他的武功更为人乐于称道。但我感觉他有点沽名钓誉之嫌。这只是我私底下和你说的话，我想你不会认为我是出于妒忌才诋毁徐中岳的。”

汤怀远笑道：“你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倘若你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对你说了。”

楚劲松道：“那么你不觉得剪大先生如今竟然和他好像是一个人一样，是有点奇怪吗？依剪大先生往日的为人，他去喝徐中岳的喜酒，替他证婚，都还可以说是不违背他的本性的普通应酬，但这么卖力要替他报仇，甚至不惜为他而做穆统领的门客，是不是有点不大像他往日为人？”

汤怀远只能苦笑，不能替剪大先生分辩了。他心里在想：“不错。剪大先生和我不同。我开镖行，有时甚至不能不巴结官府；剪大先生是闲云野鹤之身，他本来无须去奉承穆志遥的。”

沉默了一会，汤怀远方始说道：“楚兄，你是冲着剪大先生

的面子才接英雄帖的，和徐中岳你并无多大交情，要是你认为犯不着为徐中岳卖命，你就走吧。我可以替你向剪大先生解释。”

楚劲松道：“你呢？”

汤怀远道：“他们不会叫我去打头阵的，慢慢再想不迟。但你若不走，很可能明天下午，你就要应他们之请，到西山去会飞天神龙了。”

楚劲松道：“我不走！”

汤怀远怔了一怔，说道：“你决意为朋友两肋插刀？”

楚劲松道：“我和剪大先生是有交情，但徐中岳还不能算是我的朋友！”言下之意，显然是认为不值得替徐中岳卖命了。

汤怀远苦笑道：“你倒是把我弄糊涂了，你既要顾全与剪大先生的交情，又不想为徐中岳卖命，这两者怎能得兼？除非他们那个消息是假的，在西山上发现的那个可疑人物并不是飞天神龙！”

楚劲松缓缓说道：“消息不是假的，但我也无须去会飞天神龙！”

汤怀远无暇问他怎的知道消息不假，说道：“你不肯走，又不肯去会飞天神龙，那、那怎么向他们交待？”

楚劲松道：“我不是不肯走，是不必走！”

汤怀远不禁又是一怔，说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楚劲松道：“他们想请我打头阵，无非是要我试探飞天神龙的实力而已，我已经试过了！”

汤怀远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你已经会过飞天神龙？”

楚劲松道：“不错，我是刚从西山回来的。在那里不但见着了飞天神龙，而且和他对了一掌！”

汤怀远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就是因为和他交了一招，

以至伤了元气的！”

楚劲松苦笑道：“不错，飞天神龙的武功的确是比传说的更高！”

汤怀远道：“比你更高？”

楚劲松道：“纵然不是在我之上，也决不在我之下。”

“我年纪比他大，久战下去，只怕多半还是我输。试一招我已元气大伤，你说还用得着再试吗？”

汤怀远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楚天虹正在把碰见飞天神龙的经过告诉母亲。

她只有十六岁，过去的日子都是平静无波，这一天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十六年来值得记忆的事情的总和。

如今她虽然回到母亲的身边，心情还是未能平静。

她定了定神，希望说得有条理一些。这半日来的遭遇，一幕一幕，重现眼前。

统领公子 调戏双姝

第一幕的场景是秋郊试马。回忆中，最先在她眼前出现的是穆良骅那张讨厌的脸。

本来穆家这两兄弟，纵然算不得美少年，也长得相当英俊的。当然她也不是一开始就讨厌穆良骅，否则她也不会和他们兄弟一起出去玩了。

本来是印象不错的人，为什么会引起她的讨厌呢？最恰当的解释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由于语言无味，令她在不知不觉之间，觉得对方的面目也可憎了。

她记挂着徐锦瑶昨日说的她哥哥的事情，昨天似乎还未说

完。出了城，她就一直想找机会和徐锦瑶谈话，可是却没有和徐锦瑶单独在一处的机会。甚至四个人同在一处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穆家的大公子穆良驹在缠着徐锦瑶，老二穆良骅则在缠着她。

穆良驹和徐锦瑶跑在前面。那四匹马似乎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穆良驹和徐锦瑶那两匹马跑得快一些。她的坐骑则是和穆良骅的坐骑跑得一样快慢。

穆良骅在她父亲面前表现得沉默寡言，在她的面前却是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

他不是不会说话，相反是太会说话了。

他不是不想讨她的欢心，但可惜他自己以为可以讨得她的欢心的那些说话，却得来了相反的结果。

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楚天虹。

楚天虹是个小美人儿，但她虽然十六岁尚未足龄，却不象普通女孩子那样容易受甜言蜜语的哄骗。

不错，她是少不更事，但她是楚劲松的女儿，有她父亲那一份高傲的气质。平时，她是好象普遍被父母宠坏的孩子那样贪玩，也喜欢别人奉承。但要是别人在她身上动念头的时候，或者是自以为看准了她的弱点引诱她的时候，父亲遗传给她的那份气质就自然而然使得她对那人产生反感了。

穆良骅不停的说话，说的无非是夸耀他父亲的权势，夸耀他随时可以拿来当作“礼物”送给楚天虹的富贵荣华。

“京城内外，好玩的地方多着呢。你跟着我包你玩得痛快，更不用担心有人会欺负你。”

接着如数家珍似的给楚天虹介绍“好玩”的地方，“好玩”的事物。

“京城里好去处多着呢！女孩子没有不喜欢珠宝的，你不想开开眼界，想的话，明天我就和你先去火神庙逛逛。”

“哈，你问火神庙和珠宝古玩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老北京，难怪你不明白。不错，火神庙里供的是华光菩萨，不是珠宝古玩。但京师的火神庙却是个珠宝市场，庙里供的是火神菩萨，庙门外摆卖的则是珠宝首饰，据说是有五六十个珠宝器摊子呢。有许多饰物都打造得精巧。

所以说逛火神庙，就是去逛珠宝摊子的意思。”“不过，这些珠宝玉器摊子是给一般平民逛的，虽然也有许多老艺人打造的花巧饰物，拿来作小玩意可以，真正值钱的东西就不能在这些摊子买到了。另外有两间大珠宝店，一间也是在火神庙，一间在城里的东长安街。

在那里才能找到配得上咱们身份的好东西。比如说猫儿眼宝石啦，碧玉瓜啦，玉树珊瑚啦，汉玉玺啦，夜明珠啦，每一样都要上万两银子的珠宝都有。但这些珍奇的宝物，必须我带你去，掌柜的才会拿出来给你看的。”

“说到珠宝，我家中藏的珠宝也很不少。种类是没有珠宝店里多，但据识货的人说，有几件东西珠宝店里也找不到那样名贵的呢，‘价值连城’四个字或许夸大些，一件珠宝饰物值十万八万两银子是不稀奇的，你要听听名字么……”

楚天虹听他说了一大堆珠宝的说话，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皱眉说道：“对不住，或许你认识的女孩子都是喜欢珠宝的，但我却是例外。你有价值连城的珠宝那是你的事情，我不想听。”

穆良骅给她打断话柄，甚为扫兴，愣了一会儿，这才勉强笑道：“对，对。听说令尊文武全材，最喜欢的是名家书画，你家学渊源，想必也是喜欢这个风雅的玩意了。那么，我带你去

逛琉璃厂，琉璃厂是京师最著名的书画市场，唐宋元明以及本朝的名家书画，那里都有。”

楚天虹笑道：“你找错人了，你陪我爹爹去逛琉璃厂那才合适。我虽然是他的女儿，对于鉴赏字画，我可是一窍不通的。”

穆良骅道：“你喜欢游览名胜，那也行。明天我和你去逛万里长城，后天去芦沟桥，芦沟桥上有四百七十三头石狮子……

楚天虹道：“明天我爹没空。”

穆良骅笑道：“我是和你一起去呀，谁说要和你的爹爹一起？”

楚天虹道：“我要和他一起。”

穆良骅道：“令尊曾经来过京师，这些地方我知道他都游玩过了。他未必有兴趣再去，你又何必麻烦他呢？”

楚天虹道：“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兴趣再去。我告诉你吧，你说的这些地方，也正是他准备和我一起去玩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去，用不着你来陪伴。”

穆良骅好生没趣，静默半晌，忽地笑道：“别的地方，你爹都可以带你去玩。但有一个地方，却是他不能去的，只有我可以设法带你进去。”

楚天虹道：“什么地方？”

穆良骅傲然说道：“皇帝住的地方！我爹爹是御林军的统领，大内卫士都得给我面子。只要你肯委屈点儿扮作我的书童，我就可以带你去逛御花园，说不定你还可以见得着皇帝呢！”

楚天虹小嘴儿一撇，冷笑道：“好稀罕么？我又不想做皇帝的奴才，见了他也就会长命百岁。这御花园逛不逛也罢。”

穆良骅变了面色，说道：“你怎么可以胡言乱语，好在这里没外人听见。”

楚天虹道：“我说错了什么？难道你的爹爹不是皇帝的奴才么？”

穆良骅苦笑道：“你是真的这样不懂事呢，还是故意来气我呢。皇帝乃九五之尊，王侯相将，都是皇帝的奴才呢。做皇帝的奴才，那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

楚天虹道：“你们做惯了奴才，当然是引以为荣了，我可不想委屈自己。做皇帝的奴才我尚且不屑，更不用说做奴才的奴才了。”

穆良骅苦笑摇头：“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好，你不喜欢进宫去玩，那就不去好了。别说得这样难听。”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是到了西山。

北京的西山是三座山峰的总称。这三座山峰依次是：翠微山、芦师山和平坡山。他们最先来到了翠微山，翠微山山如其名，景色极为秀丽。此时正是枫叶经霜、漫山红透的时节，一眼望去，但见层林如染，令人看得目眩神摇。楚天虹吐出胸中的浊气，方始觉得不虚此行。

一来是山路崎岖，骑马反而不及步行安适；二来他们的目的既是来赏丹枫英菊，自也不宜跑马观花。因此，他们一到翠微山上，便即下马步行。他们的坐骑都是久经训练的战马，用不着马夫看管，让他们到林中自行寻觅草料，也不怕走失。

上了翠微山，楚天虹只看见徐锦瑶那匹坐骑，却看不见她和那位穆大少爷。

楚天虹加快脚步，走了一程，这才隐隐听到前面高处似有人声。

她是自小就练听风辨器的功夫的，听觉特别敏锐。当下凝视静听，听出了果然是徐锦瑶的声音。